

19 - 20世紀之交

澳門和果阿的浪漫主義與體育運動

阿澤維多*

在1851-1901的半個世紀裡，東方世界平靜地經歷了“英國浪潮”。當年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家宣佈大不列顛公民屬於新浪漫派，作為歐洲之都的倫敦從世紀之初便向全球伸出了它的魔爪，而印度便變成了“皇冠”上的明珠。（伍德科克，1969）

在葡萄牙佔領的東方領地裡，儘管宗主國政府的一些專案和措施沒有都達到期望的成果，果阿和澳門倒也沒有立即翻船，而是躲過了大不列顛浪潮。但是，那些地區不再成為首要的目標。中央政府採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企圖保持自己的影響。雖然由於當地某些總督的無能而使許多措施未獲成功，但仍然有一些措施取得了比較大的效果。不管怎樣，這些地區在許多領域發生了明顯區別於過去時代並具有當代特點的深刻的社會變革。

新的更加快捷、安全的通訊方式，特別是極度快速的電報⁽¹⁾的應用，使得歐洲的風俗習性傳到了這些殖民地。它們無法在19世紀末歐洲新思潮的崛起中無動於衷。根據福雷特（Furet, 1995）的說法，對金錢萬能的觀點賦予了新的內容，那就是對開放了的異國情調的“情感”價值：浪漫主義。

在葡萄牙的這些殖民地裡，葡萄牙人、英國人和他們的後裔是上述潮流的追隨者，特別是受歌德（Goethe）理想主義的影響，就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實現完全的人本主義，集合所有西方文化以外的價值，如“文化的普遍性，一個文學大轉折：將東方和西方聯繫起來（……），使兩個地區的生活習俗和思想方法互相交融（……），使人類各個方面能夠結合在一起，從而通過東西兩地的偉大融合達到社會的徹底轉變。”⁽²⁾

對於這一“融合”，1997年出版的《加拉烏迪》（Garaudy, 1977）雜誌第115頁上指出：“對這種文明對話和其豐富的能量的認識不僅具有歷史意義，還對世界的前途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

這種讓人們易於接受的外來文化的浪漫主義影響可以在下面兩方面感覺到：對旅遊的嚮往（對新的感覺、新的情感和異國事物的追求），以及對大自然非常主觀和瘋狂的熱愛（為所有企圖獲得內心衝動和激情以及在寧靜的熱帶大自然中得到撫慰的人們尋找與世隔絕之地）。人們從以上這兩方面暢開了思想的大門，觸動了靈感，甚至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虛榮和不可思議的喜好。

旅遊和娛樂

倘說澳門的旅遊和野餐活動已經是東方葡萄牙人生活情趣的一部分，現在他們就更加瘋狂地喜歡旅遊以逃避城市和有限的地理區域對他們殘酷的制約，而新的交通工具更可以鼓勵和方便他們去大開

眼界。他們要讓“自我”震撼，要用新空間和異地的經歷來完善自己，離開自己習慣的生活圈，擺脫殖民地開始經歷的煩人的經濟和社會政治問題。

對於澳門的葡人來說，特別是那些有一定地位的人來說，去上海已經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且乘坐 Saghalien 海上氣輪旅行，也非常舒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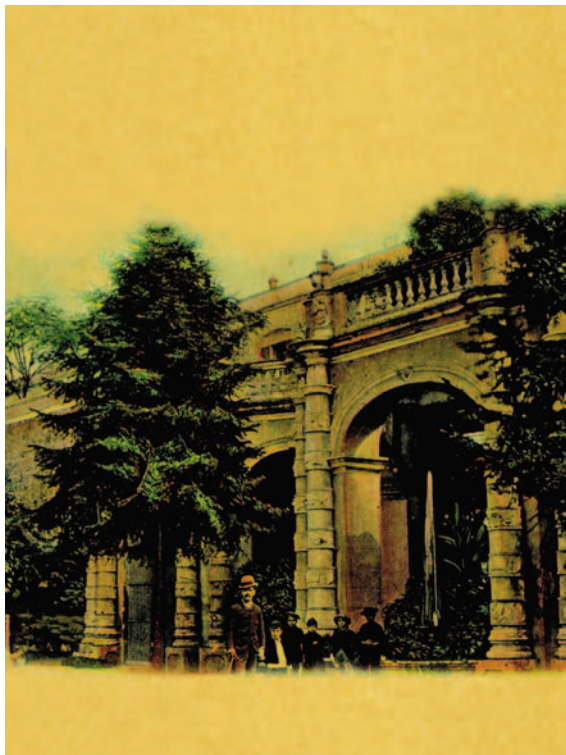
* 阿澤維多（Cândido do Carmo Azevedo），葡國波爾圖大學體育科學（體育史和體質人類學專業）博士。

上海擁有許多外國租界，被世界稱為“人間樂園”。事實上它已經成為東方最誘人的旅遊目的地。儘管是中國的城市，卻與其它中國城市截然不同，上海更加現代化，更加富有冒險性，更加令人琢磨不透，更加開放，也有着更多的體育運動。在上海繁華的市區，有高聳入雲的酒店和旅館，有夜總會、舞廳、劇院、琳琅滿目的大商場、運動場、鴉片館，甚至還有許多豪華妓院，還有被一座座景致漂亮的花園所包圍着的富麗堂皇的別墅。不過，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在这一切豪華和富麗堂皇的背後，還有亂七八糟的小胡同，裡面住着的有不能飽餐甚至為了活命不惜出賣自己一切的人：出賣他們的軀體、尊嚴、青春和勞力。

儘管我們不能準確地描述葡萄牙人在上海遊玩的情景，但翻閱一下當年的雜誌，便能讓我們聯想到某個葡人居住的租界地。不少澳門葡人曾經移居到那裡享受這座大城市的生活：逛大商店，欣賞那裡的時尚，當然也享受那裡的“不夜城”生活。在暈頭轉向的閒逛以後，他們毫無疑問要光顧舒適的“殖民地酒店”和“阿斯特大廳”（Astor Hall⁽³⁾）等夜總會，去音樂廳欣賞交響樂隊的文化，還可以去追隨女人解除束縛的腳步。這一切與澳門這座小小的“上帝聖名之城”裡的恬靜和簡樸的生活截然不同。

去一次“大世界”，或者去一下“聯合俱樂部”（後來稱為娛樂俱樂部），人們對此都非常重視，因為這些俱樂部是“……上海葡萄牙人社團欣賞音樂和話劇的理想去處”⁽⁴⁾。

喜歡體育的人們則被那些從外交使團慢慢進入中國人生活的體育項目所吸引：如被聖·約翰學校推崇的田徑項目，被青年男子協會推崇的籃球運動，還有德國人提倡和興起的體操運動。這些體育運動1895年開始被中國軍隊接受，到了1903年便在官方學校推廣開來（見克尼特根1990年發表的文章，Knutngen）。上述西方世界的這些體育項目在中國社會迅速流行，上海的體育運動也從無秩序狀態發展到了擁有自己的模式。從此，體育運動在全中國迅速開展，中國的體育也



1900 年的嘉思欄花園

向世界現代體育邁進了一步。（摘自Cai先生1996年的文章）

香港當年已經是絕大多數澳門人經常光顧的地方，因為香港和澳門之間的輪船，如“快輪”和“火箭”，每週多次往返於兩地之間，而且價格適宜。移居香港的澳門葡人1863年成立了葡萄牙人俱樂部，每逢葡萄牙國家的節日他們都要舉行活動，既表達他們的愛國之情，也吸引澳門葡人去大不列顛的殖民地旅遊。例如，1880年，為了紀念賈梅士逝世300週年，他們為澳門來客舉辦了“精彩的音樂會，人們欣賞了鋼琴協奏曲、8人合奏的貝多芬的 *Egmont* 序曲以及小提琴演奏家夏爾·奧古斯特·德·貝比奧（De Bebiot）精采的詠歎調”⁽⁵⁾，還有為紀念華士古·達·伽馬抵達印度400週年舉行的各類慶典活動等。⁽⁶⁾ 在那裡，澳門葡人也絕對不會放棄參加1888年開始的乘纜車上山頂活動，當頭一批遊覽者感受從高處欣賞這座宏偉壯觀的城市去奧斯定大酒店品嚐精美蛋糕和品茶的滋味。

澳門葡人去香港也得到了香港人的回報，正如本托·達·弗朗薩（Bento da França）1897年描寫的那樣，“在狂歡節、中國人的節日或週末等日子裡，鄰區殖民地香港的英國大亨們便將來澳門旅遊作為時尚，各人根據自己的愛好消遣。狂歡節期間，有的人去各種舞廳，有的人去軍人俱樂部，不過他們一般都早早地離開那裡，然後鑽進某個飯店，喝個酩酊大醉。”⁽⁷⁾

旅遊同樣也在果阿成了時尚。對於有經濟條件的人來說，如果能去當時已成為被英國佔領的印度國內最維多利亞化的城市孟買，的確是件非常誘惑人的事。當時祇有舍佩爾德號（Sheperd）和薩巴馬蒂號（Sabarmati）兩艘客輪往返於兩地，後來有了火車。⁽⁸⁾當時在孟買已有不小規模的果阿社團總是熱情款待果阿遊客，帶他們去“葡萄牙人體育俱樂部”。這是個曾被當地人視為對促進當地體育運動做出過貢獻具有很高聲望的機構。

對於口袋裡的錢不算寬裕的人來說，在那幅員遼闊的“新征服”國土上旅遊也是一種時尚。儘管道路狀況不好，儘管習俗不同，可他們很容易被說服而坐上“維多利亞”觀光人力車。還好，那些人力車已經用上了孟買最好廠家生產的橡膠輪胎。

那真是令人愉悅的“觀光”。在茂盛的綠色花園裡，“到處是寬敞的、甚至像宮殿般漂亮的豪華建築，它們的大門要麼有門廊，要麼有突出的屋檐，民宅有敞開的走廊式陽臺，也有顯得很高貴的帶有許多窗戶的大封閉陽臺，有的呈弓形，有的呈橢圓形，有的朝向三面，有的寬敞，有的狹長，有的左右對稱（……），它們大部分經過粉刷在陽光下褶褶發光。”⁽⁹⁾對於果阿社會的精英們來說，去桑奎林（Sanquelim）地區的阿瓦嶺（Arvalém）旅遊，在樹木蔥鬱的山林中欣賞瀑布已成為習慣。格拉西亞斯（Caetano Gracias）後來在1930年的著作中寫道：“……周圍的環境非常迷人，眼前那水晶般的空中海洋和遠處裹着綠裝的薩塔里（Satari）山脈層次分明，清晰可辨，大自然的景觀真讓人賞心悅目心曠神怡。”⁽¹⁰⁾不過，他們的這些旅遊活動在1895年因為達達·拉內斯（Dadá Ranes）暴動⁽¹¹⁾而中斷，直至平亂之後才得以恢復。

花園、步行和體育

哈塞（Hasse, 1993）在1993年寫道，19世紀末葡萄牙本國經歷的生活條件差、傳染病頻發、醫療資源匱乏、公共衛生狀況惡劣以及食品短缺等現象同樣表現在東方葡萄牙的各個領地。⁽¹²⁾1844年成立的新果阿外科醫學學校的目的就是要為東方葡萄牙領地培養醫學人材，然而幾十年來卻一直難以達到所期望的目的。⁽¹³⁾於是，人們便在這裡呼籲建立新的秩序，即自我恢復的自然法則。

總督們率先享受大自然的恩賜。薩爾達尼亞（Saldanha）1925年說道，印度的副總督們在達烏金（Daugim）擁有自己的娛樂宮，那是一座面對曼多維（Mandovi）的椰樹環繞、鬱鬱蔥蔥的花園別墅。在狄蘇阿里（Tissuari）島西端拐角處，還有靠山面海樹叢茂密的“角之宮”。在奎本（Quepém）還有“教長宮”，那也是用來娛樂的宮殿型建築，與通道（Gates）山脈遙遙相望。那是果阿主堂區教長若澤·保羅·德·阿爾梅達遺囑中留下的財產，但條件是總督必須保護由他在“新征服”地區建立起來的聖克魯斯教堂。

澳門總督蘇沙（António Sérgio de Sousa, 1868-1872）在1872年也獲得了維托里亞諾·阿爾梅達神父（Vitorino Almeida）賜給的夏宮。那也是一處綠色環抱山泉湧流的好地方，後來改名為二龍喉花園（葡萄牙語原意為植物園）。那裡可以尋找到更多更大的空間，以遠離平日狹窄的居住環境和拘束的生活。在一片綠色的寧靜中，有瀑布下潺潺的流水聲。或許，這也是他們選擇逃避居民的機會。不過，正如哈塞1993年說的那樣，他們最終是為了保護自身的健康而尋找心態平衡，尋找古希臘人擁有的那種對大自然的熱愛。

隨着19世紀初開始的對室外消夏活動的喜愛，現在又增加了對花園和公眾步行徑的推崇和興趣。這一時尚的興起帶來了城市建築的新面貌、建築學的新價值觀和新的審美觀：公園、噴泉、音樂亭和看臺等。可以說在這段殖民時代，他們更多關心的是公共利益而並非是受到優惠待遇的個體階層。



1900 年的一群澳門人

摘自〈澳門圖集：建築，人口及其生活〉 作者：塞西利亞·若熱和科爾略，澳門《東方文集》，1991年出版。

澳門多少世紀以來都是一片荒蕪的景象，山路崎嶇，沒有平坦的地方。它那令人感到淒涼的自然環境緣自惡劣的氣候條件、強烈的海風拍打和暴風驟雨帶來的泥土流失。（埃斯塔西奧，1998）1851年，當時的總督賈多素（Francisco António Gonçalves Cardoso）開始與惡劣環境作鬥爭，而在亞馬留（José Rodrigues Coelho do Amaral 1863-1866）任總督期間，建成了澳門第一個公眾花園加思欄花園。

位於南灣海邊的嘉思欄花園是澳門城市發展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的社會性也因此得到加強。它是澳門各階層居民共同尋找的享受休閒時光和相互交融的空間。（埃斯塔西奧，1998）在很長一段時期，它是澳門城市舉行慶典的場所。根據文德泉神父1979年發表的文章，澳門的軍樂團在星期日和星期四傍晚都會在那裡演奏，給周圍的環境增加

歡樂的氣氛。⁽¹⁴⁾有時，中國民間藝人和耍雜技者在那裡賣藝。這座花園是澳門城市名副其實的聚會地。儘管它經常遭到颱風襲擊，也時有偷盜事件發生，但幾個世紀以來依然是人們喜歡去的地方，正像某位作家在1930年描寫的那樣：“傍晚，你或許在那裡能看到總督帶着全家老少與老居民一起欣賞警察樂隊吹奏羅西尼的〈鵲賊〉（a Gazza Ladra de Rossini）及其它傳統曲目。即使那些樂曲已經引不起人們多大的興趣，卻是使花園變成上層社會光顧和聚會地的主要因素。人們在那裡散步交談，直至深夜。⁽¹⁵⁾嘉思欄花園就像一座大廳，那裡既可以舉行文藝活動，又可以進行野餐。”⁽¹⁶⁾過去的總督們，如1872-1874年的歐美德（Januário Correia d'Almeida 1872-1874）、施理華（Carlos Corrêa da Silva 1876-1879）和羅沙（Tomás de Sousa Rosa 1883-1886），都大膽地對城市建設進行過設計（說



1900 年期間的南灣大道

摘自〈澳門圖集：建築，人口及其生活〉 作者：塞西利亞·若熱和科爾略，澳門《東方文集》，1991 年出版。

他們大膽，是因為他們這些管理者的願望——拓寬道路、重建碼頭以及填海造地等工程——和大部分當地居民的習慣相抵觸），從而為後來建設花園打下了基礎——

年 份	名 稱	項 目
1865	嘉思欄花園	音樂亭和噴水池
1882	燒灰爐花園	
1883	二龍喉花園	噴水池
1885	賈梅士花園	看臺、賈梅士半身像
1890	螺絲山花園	
1897	盧廉若公園	中國特色的建築
1898	達伽馬花園	音樂亭

以上所列是澳門 19 世紀後半葉建造的花園。當年的澳門面積僅有 4 平方公里，人口祇有 85,000 人左右。⁽¹⁷⁾而那些總督們使這座發展中的城市增添了

和諧的氛圍和休閒娛樂的空間。在澳門城市管理中對休閒娛樂的重視是與當時的浪漫主義思潮相一致的。

當時的果阿幅員遼闊，生長着茂密的熱帶植物。但是那裡的花園建設沒有像澳門這麼出色，儘管幾世紀前就已經有了加西亞·德·奧爾塔(Garcia d'Orta)建設的下列多個專案：

地 點	名 稱	項 目 ⁽¹⁸⁾
坎貝爾 ⁽¹⁹⁾	弗朗西斯科·戈麥斯花園	音樂亭
馬普卡	市政花園 ⁽²⁰⁾	
馬爾貢	若熱·巴雷托花園	音樂亭
新果阿	加西亞·德·奧爾塔花園	音樂亭和看臺
新果阿	路易斯花園	音樂亭
達伽馬	城市花園	音樂亭

以上是印度在 19-20 世紀之交建設的花園。

無論在果阿還是澳門，花園已經成為當地社會

最受推崇的地方。如果說室外活動、陽光、綠色植物以及噴泉有助於人們消除疲勞恢復體力（哈塞，1993），人們欣賞音樂也能起到上述作用。一定的文化氛圍使這些公共場所成了大家所能接受的聚會地方，同時一場場有趣的表演給小城鎮帶來了清新的環境。正如當年的一本雜誌上所描寫的那樣：“緩解疲勞，休閒消遣，減少生活的單調，它不僅對人們的身體健康起到有益的作用，還給當地居民和政府財政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因為毫無疑問鼓勵了商業貿易和工業生產活動。”⁽²¹⁾同時，人們對音樂的愛好也日益增加。音樂亭是人們競相光顧的場所，成群結隊的人在那裡耐心等待着每週的露天演出。就是在那裡，無數的樂隊，包括後來的交響樂隊，無論是軍隊的還是警察的，還是市政廳的，他們都演奏蘭台拉舞曲（Tarantelas）、波雷羅舞曲（Bolero）、西班牙舞曲和華爾茲舞曲，多少年來從未間斷。它們給所有的人——無論他們的文化和語言有何不同，

帶來了新的感覺和平靜，而且還培養了人們的愛好，甚至讓那些靦腆的人也壯了膽量毫不猶豫地挪動起華爾茲舞步。那可是維也納公園裡的時尚，那裡的華爾茲被認為是19世紀的舞中之王。

這段時期最值得一提的公眾散步場所，主要有澳門的南灣和新果阿的曼努埃爾海灣。兩地的海濱大道風景十分秀麗。幾十年來，一直是當地社會上等階層人們光顧的地方。費爾南德斯在1997年發表的文章裡這樣描寫：那裡不乏有時裝表演的橋台，有花花公子們展示自己“相貌”的舞臺。在那裡，人們迎着下午涼爽的海風，情不自禁地往返散步，一直到太陽落山，全然是一派英國人的散步風格。

新果阿的曼努埃爾海灣在世紀之交若阿金·若澤·馬沙多（Joaquim José Machado, 1897-1900）將軍統治時期變成了城市的“觀光景點”。它位於曼多維（Mandovi）海和坎貝灣之間的米拉馬爾海灘區。許多記載顯示，在那裡的海灘上有着豐富的娛樂活



嘉思欄花園（摘自《遊記圖集：一位海員在澳門，1903年》，澳門海事博物館1997年出版。）



1930年間的曲棍球隊

摘自〈澳門圖集：建築，人口及其生活〉 作者：塞西利亞·若熱和科爾略，澳門《東方文集》，1991年出版。

動：兒童們可以放風箏，拋五彩氣球，或者玩你躲我找等遊戲，還可以集體玩耍捉迷藏。小一點的孩子由父母們陪伴，在那些如木馬和秋千等永遠是孩子們喜愛的玩具旁盡情地玩耍。大一點的孩子們則玩着板球和足球，還招來了許多大人圍觀。還有的人已經不再坐轎子⁽²²⁾而是乘兩輪馬車閒逛。也有人在音樂亭那裡欣賞新果阿警察樂隊演奏，“像奧芬巴赫（Offenbach）時髦的歌劇〈女歌星〉，也像費奇尼（Ficini）的〈感恩〉曲”⁽²³⁾，或者是人們永遠希望聽到的充滿情感的浪漫樂曲“施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²⁴⁾。更多的人如今是騎着新款舒適的“加里森”（Garrison）牌自行車，雖然它遠沒有後來的幾個牌子有名，但已經是橡膠輪胎。騎自行車成了世紀之交的新潮流，“迅速獲得了許多體育愛好者的青睞”。⁽²⁵⁾還有一些人對小帆船或劃槳船很感興

趣，船上鋪有涼蓆，人們可以舒舒服服地進行水上遊覽。當然那裡也是青年男子們打水漂比賽的好地方。⁽²⁶⁾

澳門的南灣一直是當地最招攬遊客的地方。儘管它經歷了1831年和1867年大颱風的摧殘，南灣海濱大道也因此得到許多修繕，使它顯得既壯觀又富有浪漫情調。鑒於如錢納利和馬西亞諾·巴蒂斯塔等著名畫家的創作，瓦勒科特（Valecourt）曾經將它與法國的藍色海岸相比較：一條漂亮的環島大道沿着山崖側面向遠方伸去，就像藍色海岸那沿着峭壁的道路。⁽²⁷⁾而另一位法國人讓·達爾比利這樣描寫道：在兩公里長的海岸區，排列着雅致的住宅，就像嶄新的堤岸，呈現一派生機。⁽²⁸⁾

事實上，與嘉思欄花園相連的所有地區都是令人流連忘返的地方。每到傍晚，人們攜家人迎着清



1900 年的獵人們

摘自〈澳門圖集：建築，人口及其生活〉 作者：塞西利亞·若熱和科爾略，澳門《東方文集》，1991 年出版。

風，在海邊散步乘涼。（文德泉神父，1979）這裡也有不少如費爾南德斯（1997）提到的那樣的花花公子，“傍晚，帥哥們來到（南灣）大道，他們有的騎着自己的棗紅大馬，有的步行，一直來到加思欄花園。那是一座四面有圍牆裡面樹木蔥鬱的花園，也是小姐們喜歡去的地方。她們坐着轎子，身邊跟着謹慎伺候的傭人，尤其少不了一位年長的女傭。”

在當年的新聞日報上，有人在題為“真實”的文章中對此評論說：從積極一面看，“健步行走，而且不要走得太累，是每個人都必須進行的鍛練方式。而且，它也不會與其他的運動方式發生衝突。”⁽²⁹⁾但從消極一面看，“如果走的時間太長，就會將步行變為習慣性的超負荷運動。因此，為了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須要先學習如何鍛練，要有準備，要進行合理的安排。”⁽³⁰⁾

對當年的時尚也有種種評說，“……今天髻髻是不可能的，但那時一切都為了漂亮，許多人竟然

假裝近視而戴上單片眼鏡或長柄眼鏡等實際上不需要的東西。人們已經不再喜歡蒼白和病態的模樣，而戴眼鏡更成為一種新時尚，戴上它的人會覺得自己更漂亮、瀟灑和自信。”⁽³¹⁾

還有的人乘着包租的“由穿着彩色衣服的苦力拉的黃包車⁽³²⁾，任車輪在平坦的大道上慢悠悠地、靜悄悄地滾動”。⁽³³⁾所有的人都享受着“夜晚帶來的迷人景象，月光下的海面碧波粼粼，儘管從南邊吹來的海風夾帶着難以讓人們說得清楚的熱帶氣味”。⁽³⁴⁾阿馬羅（Amaro）在 1972 年發表的文章中還介紹說，當父母們聚精會神地欣賞樂隊演奏的時候，孩子們在一旁玩着他們喜愛的猜猜、戴葡萄牙面具等遊戲⁽³⁵⁾。

像果阿一樣，許多澳門人也將騎自行車作為時髦，在南灣大道上的公眾步行區肆無忌憚地穿梭，但也遭來許多非議，因為“對心臟有害，對

動脈血管不利；運動時身體暴露，容易得氣管炎；而且這項運動比較危險，因為騎車人隨時會有摔跤的可能；騎車人的樣子和姿勢很不好看。所以從公共衛生的角度看，自行車的發明不應該算是成功的。騎自行車會使腿部肌肉發達，卻壓迫胸部和腹部，所以對衛生和健康來說並不是理想的體育鍛煉項目。”⁽³⁶⁾

不過，現在有了“澳門自行車體育器材公司”從英國直接進口的新款拉雷（Raleigh）牌車，自行車愛好者們又開闢了新的騎車路線。他們到黑沙的佳景海濱浴場，那裡是澳門上層精英人士常去的地方，就像葡萄牙雜誌上介紹的那樣，人們按醫學常識尋求健康並以展露其古銅膚色為時尚。

由於受當時工業革命和自由派思想的影響，19世紀是東方殖民地充滿矛盾的時代：新的思想、社會生活的新時尚、新的愛好，都與當年經濟衰落地區人民的生活格格不入。儘管從整個社會來說已經有了一定的進步，可他們已經麻木不仁。像葡萄牙本土所發生的那樣，所有上述對大自然的浪漫主義愛好的新觀念，無論是指人體精力的恢復還是思想的解放，也都與當時已經處於衰落和無所進步的葡萄牙海外領地的貴族們對自己的體面、權勢和智慧的需要相一致，而且也與當時處於上昇階段的令人羨慕受人尊敬的資產階級追求體態完美的新風尚的需要相符。

隨着時間的推移，體育鍛煉貼近了所有人，變成了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儘管推廣體育運動的方式不同項目各異：果阿是沒有扎實基礎的、比較分散的、學校式的推廣，而澳門是有強大的軍人成分的推廣，然而體育作為當時新興的文化浪潮，無論是否遭到非議，它都大踏步地開始自己的歷程，充分顯示自己巨大的能量。

【註】

- (1) 1859年在果阿已經存在，但1879年才開始與葡萄牙發生聯繫，1886年開始與澳門聯繫。
- (2) 加拉烏迪雜誌，〈文明的對話，坎坷的西方〉，頁114。
- (3) 《中國報》，1987年9月16日

- (4) 《進步》雜誌，1888年12月21日
- (5) 《獨立》雜誌，1880年6月13日
- (6) 見1898年4月30日《未來》
- (7) 《澳門及其居民與帝汶的關係》，本托·達·弗朗薩著，頁193、194。
- (8) 1882年，果阿和英國殖民地印度之間有了鐵路交通。
- (9) 《果阿視野》，諾羅尼亞雜誌，新果阿，1989年，頁6。
- (10) 《宣戰宮》雜誌，作者加西亞斯，〈阿瓦嶺的瀑布〉，1939年2月13日。
- (11) 叛亂行為被從里斯本派來的由葡萄牙國王的兄弟唐·阿豐索領導的軍隊鎮壓。唐·阿豐索後留在果阿擔任副總督。
- (12) 這期間是澳門普通家庭生活非常困難的階段。由於人口密集（約有65,000人），苦力販賣減少，走私鴉片消失，香港地區的競爭以及多次颱風襲擊，他們的生活極其貧困。
- (13) 見《新果阿外科醫學學校年鑑》，1916年。
- (14) 因為受到居民的喜愛，軍樂隊表演的時間表被刊登在政府公報上。
- (15) 20世紀該花園的開放時間為：夏季（5-9月）6:00至24:00；冬季（10-4月）7:00至21:00（根據文德泉神父1979年發表的文章）。
- (16) 《澳門日報》，1930年7月17日
- (17) 第一次人口普查為1886年。
- (18) 有些音樂亭是後來修建的。
- (19) 新果阿郊區，在通往 Mira Mar 海灘的路上。
- (20) 後來是共和國城市烈士花園。
- (21) 《未來》雜誌，1901年10月12日
- (22) 由四個人抬、可供兩人坐、頂上有遮陽棚的轎子。
- (23) 《宣戰宮》雜誌，1905年，第1448期
- (24) (25) 《宣戰宮》雜誌，1905年3月5日；1990年1月22日。
- (26) 果阿兒童們在河邊或河灘玩耍的一種遊戲。主要是向河裡拋石塊，石塊在水面上跳滑次數最多的人為勝者。
- (27) (28) 文德泉神父發表的作品，《澳門地名》第1冊，頁70。
- (29) (30) (31) (36) 《真實》雜誌，1910年1月9日。
- (32) 人力車。
- (33) (34) (35) 文德泉神父發表的作品，《澳門地名》第1冊，頁72；頁75；頁75。

【本文摘自作者的博士論文：《東方葡萄牙領地娛樂史，16-20世紀的文化對話》】

喻慧娟譯



史密羅夫 1945 年作品〈從聖保祿炮臺看澳門景色〉（水彩 24.6 x 17.6 cm）